

我选择为梦想 颠沛流离

即使 万般辛苦

Dream

趁早把生活折腾成你想要的样子
扛得住艰难，不再苟且地活着

王宇昆 等著



非
外
借

人民日报出版社

**我选择为梦想
颠沛流离**

**即使
万般辛苦**

Dream

王宇昆 等著

人民日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选择为梦想颠沛流离, 即使万般辛苦 / 王宇昆等著. — 北京: 人民日报出版社, 2016. 10

ISBN 978-7-5115-4135-2

I. ①我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成功心理—通俗读物

IV. ① B848. 4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27894 号

书 名: 我选择为梦想颠沛流离, 即使万般辛苦

作 者: 王宇昆等

出 版 人: 董 伟

责任编辑: 程文静

封面设计: 繁体字设计工作室

出版发行: **人民日报** 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金台西路 2 号

邮政编码: 100733

发行热线: (010) 65369509 65369527 65369846 65363528

邮购热线: (010) 65369530 65363527

编辑热线: (010) 65363530

网 址: www.peopledaily.com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鑫瑞兴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mm×1230mm 1/32

字 数: 150 千字

印 张: 7

印 次: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15-4135-2

定 价: 39.80 元

目录

午歌 |

001 一次飞翔

居经纬 |

010 我探险的终点是和你一生的相濡以沫

骆瑞生 |

022 阿姐

海欧 |

046 下一秒，你就是我前男友

老丑 |

053 爱的时候有多好，分手的时候就有多糟

马超 |

060 请叫我“不完美小姐”：流浪小猫成长记

| 陈若鱼
你在我脑海里，光芒万丈 071

| 马叛
修琴师的两次爱情 079

| 康若雪
我的父亲母亲 088

| 易小婉
你听民谣吗？我戒了 100

| 潘云贵
你好，月亮男孩 107

| 郁小词
爱过爱情的青春 119

紫健 |

126 爷爷，开灯

王宇昆 |

135 恋火烧不透，此生爱不够

程沙柳 |

147 干大事的人

米粒 |

159 每一场阴错阳差都是命中注定

丁麟 |

169 我能遇见你，已经很不可思议了

瑞卡斯 Ricas |

183 人生这么辽阔，不要只活在爱恨里

吕浩是我见过所有“路怒症”患者中最狂躁的人。

通常情况下，我开车看到有人加塞儿、随意变道或者逆向超车时，会在心里暗骂一句，再不然摇下车窗，大嗓门问候一下他。吕浩则不然，眼里容不得丁点沙子，“路怒症”成了他藏在脑垂体里的一颗上了弦儿的手榴弹，谁一碰，他马上就抽筋反射，炸得灿烂无比。

有一回在北三环上堵车，前面有辆车借非机动车道超车，正在伺机加塞儿。吕浩一把拉开车门对我说：“苏秦，到前面红绿灯接我。我要去教育一下那个加塞儿的！”

说罢，他跳下车，头也不回地朝前面的车子疯奔过去，如同詹姆斯·邦德执行任务一般潇洒帅气，勒布朗·詹姆斯三步上篮一般剽悍淋漓。我把车子开到前面的路口等他，左

寻右找不见人影，又向前开了两个红绿灯，才看见吕浩坐在马路牙子上，一边擦汗，一边大口地喘着粗气。

我问他：“什么情况？”

吕浩说：“我跑过去，拍拍车门，司机按下车窗问我有何贵干？我说，你注意点，别老插队，危险！”

我问：“那人怎么说？”

吕浩说：“那人没搭理我，我继续教育他。我说，你穿戴这么整齐，是不是急着去奔丧啊？”

我暗自捏了一把冷汗。

吕浩继续说：“那人还不理我，居然按上了车窗，还朝我竖中指！”

我问：“你后来怎么着？”

吕浩拍拍胸脯说：“他不听我教育，我就一个飞脚踹了他车左边的反光镜！”

说罢，吕浩哈哈大笑起来。末了又补充一句：“为一个反光镜，男人居然追我跑了三条街，真是又傻又抠门！”

当然吕浩的狂躁也不是天生的，与其说是“路怒症”，倒不如说是一次事故的“后遗症”！

说来话长，那会儿是大四刚毕业。我跟吕浩、唐薇三个人的乐队还没解散。

因为要赶着参加九月份北京地区“冰力先锋”的摇滚大赛，我和吕浩毕业后一直晃荡着没找工作，租住在朝阳北路上一间六平方米的地下室里。唐薇进了一家广告公司，做策划，平时就住在她小姑家里。只要有时间，我们三个人就凑在一起排练。

那会儿主要的收入来源就是到后海公园边上的一家“蓝莲花”酒吧去驻场，钱不多，基本就是“饿不死，也吃不好”的水平。每次发了钱，吕浩都张罗着下馆子去撮一顿。到了吃饭的时候，他便拼命地给唐薇夹菜。谁都能看出来，吕浩喜欢唐薇。

著名的朋克乐队“绿日”一直是我们的偶像，所以给乐队起名的时候，我一口咬定用了“绿灯”这个名。我说：“你俩整天黏黏糊糊，搞得我跟一个大灯泡似的，咱就选这个名，真实、接地气！”

吕浩反问：“绿灯会不会太粗俗了，一点也不酷炫，一点也不摇滚！”

唐薇则笑嘻嘻地说：“绿灯可以，有向偶像致敬的意思，而且很温暖。”

吕浩马上腆着个热脸凑过来，憨憨地附和了一句：“小薇说绿灯好，就用绿灯吧！”

我戳着吕浩的脑门骂他：“好什么好！”

唐薇公司的副总也是个朋克迷，一来二去就跟我们混在了一起。他有辆别克君威，平时帮我们运运乐器也挺方便。后来，我发现他和唐薇的苗头有点暧昧，于是提醒吕浩：“那小子有钱又有心，你得多长点心眼。”

吕浩自信满满地跟我吹牛：“唐薇早晚都是我老吕家的人。眼下的事，先把比赛弄好再说！”

由于决赛必须演奏一首原创歌曲，吕浩那阵子花了很大的精力用在创作上。唐薇却因为工作忙，时常错过彩排。吕浩后来就写了首歌叫《飞翔》，是献给唐薇的一首情歌。

我追逐着山谷和心间的回声，
用寂寞的镰刀收割空旷的灵魂。
天空从未留下过飞翔的影子，
但我们曾是一群傲然的鸟人！

我对吕浩说：“你这歌颂爱情的歌词可有点二啊！”

吕浩说：“苏秦，你不懂，这是泰戈尔关于爱情与飞翔的名句。”

可我一直很纳闷，什么时候泰戈尔也关注过恋爱中的鸟人？

临近比赛，有一天，吕浩带唐薇公司的副总去拉乐器，那天吕浩有点心血来潮，自己做司机，让副总坐在副驾驶位置上。结果路上有车子逆向超车，加塞儿时，吕浩避让不及，撞到旁边一个行人。

更二的是，吕浩为了彩排，居然没有停车，拉着乐器一路飙回排练房。谁知道，那天马路上有人报警，警察很快就找到了我们。警察以交通肇事逃逸为由，要把吕浩带回看守所拘留。

唐薇当时一脸惊恐地挡在吕浩前面。那个副总也热心地走过来，拍拍吕浩肩膀说：“兄弟你别担心，我会替你好好赔付伤者和家属，你很快就能出来！”

谁知道吕浩跳起来，抽了那副总一记耳光，骂骂咧咧地叫了一句：“谁稀罕你的臭钱！”

然后他恶狠狠地瞪了我和唐薇一眼，晃晃悠悠地随警察

跳上了车子。

吕浩让我去拘留所看他时为他带几个皮筋，我问他做什么？

他说：“用猴皮筋绑在凳子腿上当琴弦练，我怕出来后，手生，影响了比赛的效果。”

我说：“比赛不算什么，你回来跟唐薇好好解释一下，别让她误会你揍她领导的事。”

吕浩说：“我跟唐薇完了，最后就送她一场漂亮的比赛做纪念吧！”

那时离“冰力先锋”的决赛还不到十天，吕浩在看守所里蹲了七天，出来后，甚至都没再找唐薇彩排过。

可是比赛那天吕浩把那首《飞翔》发挥得非常好，舞台上他变得张扬、暴戾，沙哑的声线中充斥着挣扎与绝望。唱到最后一个高潮，他在舞台中央，忽然剥光了上衣，一把将贝斯琴颈轮到半空，然后径直砸下来，如此反复三次，直到把他那柄心爱的贝斯砸得稀烂。

此时舞台的气氛飙到了极点，很多观众起立致敬，掌声爆棚。我诧异至极，却看见唐薇和吕浩的眼中都滚着晶莹的泪花。

那一刻，我恍惚预感到吕浩和唐薇的爱情走到了尽头。

无论如何，我们超常发挥，取得了总决赛第四名的好成绩。虽然没有捧杯，但有唱片公司现场收录了我们这首歌的版权，我们未来将有幸在唱片上听到自己的作品。

那晚本来约好三人一起去酒吧庆祝，可是唐薇却说她临时有事，要先走一步。

后来，我又打电话给唐薇，却是那个副总接的。他说，他和唐薇在她姑姑家里吃饭，今晚不会再过来找我们了。

吕浩说：“苏秦，算了，我和唐薇早没戏了。”

我反问：“你怎么知道？你为什么不尝试一下……”

吕浩抢着说：“那个副总说，他们要领证了。我也尝试了，抽了丫一巴掌，真痛快！哈哈哈！”

我说：“那咱们‘绿灯’乐队就这样解散了？”

吕浩又大笑：“什么绿灯乐队，当初就不该叫这个烂名，一个当上了电灯泡，一个戴上了绿帽子，一对大傻子，哈哈哈！”

那晚我和吕浩喝得烂醉。被初秋的凉风一吹，半夜吐得稀里哗啦的。迷蒙中，吕浩问我：“苏秦，你有什么打算？”

我说：“我要去南方找我女朋友。你应该再找唐薇谈谈。”

吕浩说：“别给我再提那个见钱眼开、朝三暮四的小人！苏秦，你当我兄弟不？”

我说：“是兄弟，最好的兄弟！”

吕浩说：“是兄弟，你把唐薇那小人的手机号删了，你明天就走，滚去南方，滚到天涯海角，换了新号码，绝对不能再联系唐薇！”

我说：“行，我答应你。”

吕浩说：“苏秦，你走了，我也滚。”

那是吕浩上次在北京留给我的最后印象。夜色里他的眼睛布满血丝，眼神凌厉得吓人，悠悠地唱着：“天空从未留下过飞翔的影子，但我们曾是一群傲然的鸟人！”

唱罢，吕浩一把将自己的手机投进了什刹海，湖面上瞬间传出“咕嘟”一声，仿佛一尾硕大无边的鱼跃起，一口吞

掉了这个寂寞的晚上。

这之后，我去了宁波，吕浩出国待了两年。“路怒症”就变成他开车撞人的后遗症，他成了这个事件的终身受害者。两年后，我去北京出差，正赶上吕浩回国。我们的车堵在北三环上，他就急不可耐地去教育了前面那个加塞儿的人。

我和吕浩在北京待了四天，每晚都去后海边上的“蓝莲花”酒吧喝酒，兴致好的时候，还会上台唱几句。

第四天晚上，吕浩终于忍不住问我：“你是否还和唐薇保持着联系？”

我说：“上回我们喝得迷迷糊糊的，你把我手机里的号码都删光啦。后来我去了宁波，新号码一换，就再没唐薇的消息了。你想找她，我帮你问问其他同学吧。”

吕浩说：“算了，你走了，我也要出去了！”

此时，舞台上音乐响起，传来一个悦耳又散漫的声音：“她剪了新头发，房间也换了号码……”

我拍拍吕浩说：“哥们儿，我没错乱了吧，你看那不是唐薇吗？”

吕浩揉揉眼睛说：“没错，怎么老大嫁作商人妇了，还隔江犹唱后庭花呢？”

我说：“你嘴别那么损行吗？我去叫她过来。”

吕浩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潜台词仿佛是在说：“你要是敢上去，今后就不再是我兄弟！”

于是，我抄起一盘瓜子，慢悠悠地自顾自嗑起来。

吕浩随即又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大声地说：“你要是上去就快点行吗？人家这就要唱完了好吗？”

我把唐薇领到吕浩面前的时候，瞬间就找到当年当“大灯泡”的感觉。

两人都哭了，哭得我恨不得跪在地上，拉一曲荡气回肠的《二泉映月》才能配得上彼时悲凉的气氛。

唐薇问吕浩：“为什么不辞而别？”

吕浩反问唐薇：“为什么移情别恋？”

唐薇说：“你不要听别人胡说，我没有和那个副总怎么样。一开始我是觉得他人不错，踏实，热心还很仗义。”

吕浩反问：“后来，你不是和他登记了吗？”

唐薇说：“没有！我后来发现他是个很虚伪的人，而且，酗酒很厉害！常常醉酒驾车，最后还是因为这个进去了！”

“哼！”吕浩终于冷笑了一声。

唐薇反问道：“我问你，吕浩！当年最后一次彩排的那天，是不是我们副总开着车子，他那天酒驾肇事，怕坐牢，没停车，让你顶包的！”

吕浩说：“你们副总终于良心发现告诉你了？”

唐薇说：“你为什么要答应替他顶罪？”

吕浩说：“因为你们副总说，你今后在单位很有前途，他希望我能帮他一个忙，也帮你一个忙。因为他说，你很爱他，已经决定去领证了！”

唐薇说：“为什么不来找我说清楚？”

吕浩说：“你为什么不来拘留所看我？”

唐薇说：“你进去的时候，我被派到外地出差了几天。吕浩，你怎么这么傻！”

吕浩和唐薇在酒吧抱头痛哭，时隔两年，我们又仿佛回

到了人生的起点，乐队还是那个乐队，蓝莲花还是蓝莲花，我依然是那个闪闪发光的灯泡侠！

吕浩和唐薇结婚的时候，我驾驶着主婚车。有人在高架上加塞儿，我正迟疑着，吕浩一把脱掉礼服上衣，打开车门对我和唐薇吼道：“到下一个红绿灯等我！我要去教育一下前面那辆车！”说罢，他一溜烟跑走了。

我担心他在新婚大喜的日子跟人家大打出手，于是跳下车去找他，却看见吕浩攥着拳头，垂着脑袋走回来，脸上甩着两行老泪，一副被人揍扁的样儿。

我问：“怎么了？”

吕浩说：“那人按下车窗，车里的音响开得很大，我听见 CD 里抽风一般地喊着：‘我追逐着山谷和心间的回声；用寂寞的镰刀收割空旷的灵魂……’兄弟，那是我们的歌！”

向死而生的人生，谁不是一次逆风飞扬？寂寞追逐的路上，总有镰刀会收割空旷的灵魂。

唐薇曾经说过，虽然当时没有任何音信，可是她坚信着，只要她在蓝莲花等下去，就一定能把吕浩等回来。是的，她成功了，她听到了山谷和心间的回应。

傲然飞翔在天空，也许会折羽，也许无痕迹，但我们不辞做鸟人！

我探险的终点 是和你一生的相濡以沫

文 / 居经纬

1

明白“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”的道理，是在我大四的那一年。

大 我承认我考研的目的不纯粹，但我不做坏事，每天照样坐在那，干吗呢？看姑娘。

看姑娘也是门技术活，不能盯着看，也不能光看不传达意图，最好目光中带着诗意，让她明白——这男生与众不同，不是偷看，而是欣赏本姑娘。

认识林若希，就是由此而来的，那次我看得极其出神，肆无忌惮地看，全然忘了技巧。

她根本就不知道我在看她，一直低着头看 iPad，虽然她没有说话，但我从她紧锁的目光中看出了柔情与感动。为了

探个究竟，我绕到她身后去，发现她在看《UP》，皮克斯公司制作的一部动画片，大陆名叫《飞屋环游记》。

这部电影我看过几遍，“我总是记得那些无聊的小事情……”“感谢你给了我精彩的一生”，简单并深情的几句对白，我一直记着。

我看着这位女孩，那一刻，我觉得她好像在电影中。

Z

那时候我心里有个计划，分三步走，第一步趁她去洗手间的时候翻开她的书本看她叫什么名字，第二步连续几天出现在她的视野增加熟悉感，第三步正式进入主题。

还没进入第三步，我就在课桌上看到一张纸条，应该是趁我离开的时候放上去的，折叠成两层，摆放得很匆忙，我环顾了四周，没有人盯着我的方向在看，我想这是一起“兔子吃窝边草”事件。

这种推想很快得到验证，我刚打开纸条的时候，旁边的女生就递给我一瓶果汁，说：“你介意我这样做吗？”

我显然有点惊慌失措，这种堂而皇之登堂入室的局面我还是头一次见，而且更为羞辱的是，我还没有勇气对林若希采用，却被别人进攻了。

好一出“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”，我想。

许是发愣久了，姑娘有点着急了：“怎么了，是我真的太唐突了吗？”

“啊，哦，没事，我刚才走神了，不好意思。”